

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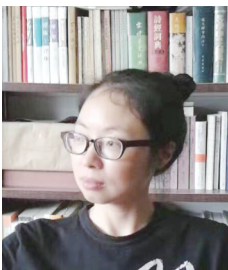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春天的一个早晨，爱人早起去了菜场。从被窝里坐起，看看温度计，16度！想想昨天穿得单飘飘的同事说，这都春天的温度了，你还穿着毛线裤，不热啊！就下床翻找起来。我要找的是单棉毛裤。首先是那只皮箱，我经常看见爱人将洗净叠好的衬衫裤袜之类摆进去。打开箱盖，一股洗净衣物特有的香馨丝缕缭绕。像侦探一样扫视表面，又将手探到箱子底下扒望，没有。那么是在壁橱里了——单棉毛裤归类很含糊，你可以说它是单衣，也可以说它是秋装，箱子里放的是单衣，一定是摆在橱里的秋冬装一块了。拉开橱门，五颜六色却杂而不乱，上面挂着的大多是爱人斑斓如虹的衣裙，下面叠码如书的是一家三口的裤褂。眼光一寸寸掠过那一摞摞“书脊”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！怪了，难道会在写字桌右边的那只柜子里不成？那里好像是只有一些杂物的呀——不过，还是看看吧。打开柜门，里面又杂又乱。鸡刨食一样将里面的杂物扒到地板上，没有，

烟霞网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上官婉儿的宅邸位于群贤坊，距西市不远。此地勋贵云集，乃大唐最繁华、最具异域风情的闹市区。囿于宫廷多年，上官婉儿终于赢得特权，从后宫到市井，自由往还。政务繁忙之余，想来她会悠悠漫游于都市，享受世俗的烟火气，人间的热闹。

与宫里的风声鹤唳相比，都市生活无疑就像世外桃源了。但世外桃源贵在与世无争，而中宗后宫风云变幻，上官婉儿到底是难享这份清福了。

安乐公主，小名裹儿，中宗的心肝，生于光宅元年（684）中宗夫妇贬住房州的途中。孩子落地时，连一块完整的襁褓都没有，李显只好从自己袍子上撕下一块将孩子裹起来，“裹儿”由此而来。房州十余年与妻女的相依为命，把李显变成了宠妻狂魔、宠女狂魔。

《旧唐书·韦庶人传》载，安乐公主“恃宠骄恣，卖官介狱，势倾朝廷，常自草制敕，掩其文而请帝书焉，帝笑而从之，竟不省视。”私制诏书，并不让老爸看内容，撒个娇，卖个萌，中宗便乖乖签字、通过。那些一个能挣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初读《红楼梦》，大家对第一回就出场的“一僧一道”并没有好印象，读完之后才明白，他们是《红楼梦》中“穿针引线”式的人物，寄托着作者深刻的创作理念。

总体而言，《红楼梦》的视野是跨越前生、现世和来生的，能让读者体验“出生入死”的超常感觉。书的主旨是，现世虽然美好，但本质上都是不可靠的。作者将儒、释、道思想融进作品，所以《红楼梦》被称为“悟书”。石头思凡体现的是儒家“入世”思想，但是，佛家说，一切即空，道家说，红尘是幻。如何能让石头领悟这个道理呢？让他去亲历一趟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。于是，小说设定的路径是，警幻仙姑负责“寻找机会，布散相思”，贾府“宁荣二公之灵”的请求就是“机会”，所以她派石头下凡前，先遣“一僧一道”跟他说理，他哪里肯听！于是带他投胎入世，任他享受富贵温柔。在历劫的过程中，“一僧一道”全程“隐身”于他的身边，在关键点上，亲自出面劝戒、

框框

还是没有！那，就干脆不找了，再穿一天毛线裤吧，反下自己也没感到有多热，何必在乎别人的有口无心。可一转念，又不服气，爱人不在家，自己找件衣服都找不到，岂不笑话。这样想着，就“胡汉三又回来了”地打开皮箱，壁橱、柜子，鬼子进村般统统狠搜了一遍，没有，实在是没有哇！只好拿起毛线裤，穿上了事。

爱人回来了，我先下手为强地埋怨她把我的单棉毛裤都不知弄到哪去了。爱人边说“就在橱里啊”边拉开橱门，一边嚷着“怎弄得这么乱”一边从一件马甲底下抽出一件衣服一抖，“这不是！”可不是，正是我的单棉毛裤！不过，怎么会是驼色的呢？“你哪里能找到东西，除非东西长了嘴巴会自己喊你。”爱人嗔怪得满脸得意。“不，我印象中一直觉得我的单棉毛裤是深灰色的，我特别注意了每一件深灰色的衣服，谁想它竟是驼色的呢？早知是驼色的，我还不是太简单就找到了。”“你说的是不错，但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认定驼色而不改呢？这实际上是

你潜意识中的一种框框。是框框限制了你的思维，是框框使你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东西。”

框框？拍拍脑袋，仿佛里面真得有了一个叫“框框”的东西，教条、僵化、呆板地蹲守在那里，捏着猴年马月早已陈旧退色的标签，机械而不以为然地左粘右贴。我的心猛然一跳，这蹲守在我脑海里的“框框”，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入我的脑袋的呢？之前怎么就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？难道这多年，认识事物、处理问题、结朋交友、决定取舍的，都是这“框框”在把我左右，为我做主的吗？这实在有些让人后怕！——若框框偶尔与实际相符，当然还算是幸事；而若框框如我找单棉毛裤以“深灰”替代“驼色”，其结果就实在可笑可叹了。再有，似我等带点框框行事，最终谅也不会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多大不利和损害。而若企业带着框框去闯市场，单位带着框框去选人才，其结果不蚀尽老本、万马齐喑才怪呢！

皇太女事件

几十万钱的官职大约便是这样卖出去的。又，安乐公主“请自立为皇太女，帝虽不从，亦不加谴。”安乐公主由此也成为史上唯一一个“请自立为皇太女”的公主。

皇太女事件，韦武党最后虽未如愿，然，面对此事，中宗犹疑不决，竟亲自招宰相魏元忠商议此事，让各派势力看到了其中的玄机。

新晋太子李重俊嗅出了危险。这一次没有成功，下一次呢，难保宠女狂魔能挣得脱宝贝疙瘩的纠缠，不定哪个时候就真的人魔，不管不顾的签字同意了。自己的储君之位，摇摇欲坠。

在韦后母女，既然不能顺利上位，曲线也成。《旧唐书·韦庶人传》载，韦后“方优宠亲属，内外封拜，遍列清要。又欲宠树安乐公主，乃制公主开府，置官署。”当年武则天为培植外戚，把岭外亲戚纷纷接回长安，封王袭爵，韦后效仿女皇，也将自己还活着的亲戚们挨个封一遍。又进言中宗，允安乐公主开府。

李唐皇室也从这一挑衅行为中，看到了韦武党最新的政治动向。整垮五

王，亦为中宗阵营敲山震虎之举，果有实效，相王、太平安分做着王爷、公主，没有异动。然，虎依然是虎，虎的实力犹存。韦武党要继续壮大，就必须拔掉虎牙。

于是，神龙二年（706）这一年，中宗宫廷表面并无大事。中宗依旧是个没心没肺的享乐派，微服简从，去宫外逛了几圈，爱上了市井的热闹，便屡次在宫里模仿市集，摆摊设点。韦后依然风流浪漫，新晋闺蜜散骑常侍马秦客、光禄少卿杨均，经常出入宫掖，前者懂医，通各种房中养生术，后者善烹饪，擅制各种催情美食，韦后提前过上了女皇式丰富的私生活。上官府邸、太平公主府邸依然夜夜笙歌、高朋满座，天下有才之士聚集于两府，纵谈天下，把酒赋诗。

然，韦武党和李唐皇室的决裂已在暗中完成。

王昱托姨母沛国夫人转告上官婉儿，“上往囚房陵，武氏得志矣，卒而中兴，天命所在，不可幸也。三思虽乘衅，天下知必败，今昭容上所信，而附之，且灭族！”

风啸松林，山雨欲来。

一僧一道

点化相关人员，希望他们尽早省悟。可是，反反复复，无人能悟，只能等到“家亡人散各奔腾”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石头才大彻大悟，回归幻境。

儒家让他“补天”，那是对着执着红尘者的诱惑与放纵，佛家与道家通过“一僧一道”来劝阻、化解、打灭他的“补天”理想。究其实，这部书就是看透了的释者道者对看不透的儒者的满足与嘲弄。儒家演戏给你看，佛家、道家将谜底揭穿，到头来，现世一切都将归于空无，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！

别看他们“癞头跣脚”“跛足蓬头”，但在神界却“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异”，这是道家文化的观念。世人本是“臭皮囊”，修炼成仙之后才能成为“真人”，所以凡人再美不过是“画皮”，仙人临世，呈现的都是委琐、肮脏、破败的形象。那是“障眼法”，只有“慧眼”才能识真相，而俗世无人能看穿。

“一僧一道”在书中隐隐约约，无处不在。他们先在梦中试图点化甄士隐，

后来直接追到他面前，要化他的女儿英莲出家，“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”。然后，让他丢女破家，一无所有，那“一道”再来渡他。第二回，黛玉讲述“一僧”曾到林府化她出家；第七回，丫环莺儿说宝钗的“金锁”是“一僧”送的；第十二回，“一道”送“风月宝鉴”给贾瑞。贾瑞死后，家人焚烧那面镜子时，“一道”又来抢镜子；第二十五回，宝玉被马道婆所害，二人直接出面，“一僧”对那块美玉读诗偈以唤醒他；第六十六回，“一道”点化柳湘莲“顿悟”；第一〇三回、第一二〇回，甄士隐点化贾雨村。

“一僧一道”在艺术上大有好处。结构上是“草蛇灰线”，若有若无，串起了“执”与“悟”的人世渡劫的全过程；思想上是“等你活得不耐烦，我就带你走”。这两个人物能让《红楼梦》的读者出入三界，看透生死，舍他其谁？

诗曰：

你在台前欲补天，他于暗处笑凄然。
原来都是假中假，叫我如何能看穿。